



编者:农村变美,就是要加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和生活方式,使基础设施明显改观,使村庄建设水平显著提高,使人居环境有大的改善,使生态环境得到较好修复,努力打造保持田园风光、融入现代生活的美丽乡村。

农村变美,是一项浩大的工程,涉及到千千万万的农户,涉及数以亿计的农民,矛盾多,阻力大。去年,河北省廊坊市启动了农村面貌提升改造工程,设定明确目标,建立灵活机制,激发农民积极性。一年多过去了,效果如何?炎炎夏日,记者走进冀中大地。

# 3年,让3000个村庄大变样

## ——河北廊坊农村面貌改造提升工程实地调研

本报记者 李力 张雪

灰瓦、青砖地,独具特色的民俗壁画与街道上镶嵌的古乐符号相互辉映,绿树掩映下的音乐会堂、亭榭长廊散发着古朴的韵味……站在街口向里张望,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。这里是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屈家营村改造一新的村庄面貌。

如果一年前来到这里,屈家营村可能不会在你的记忆里留下太多痕迹,狭窄的乡村土路,简陋的村房无序排列,和大多数北方传统农村相比并无特色可言。改变的不只是屈家营,如今廊坊市广大农村或多或少都在发生着变化。

“我们心里盼着改造,盼望着街道变得干净、漂亮。”——

### 规划很重要

今年61岁的何泽香在屈家营村的老街生活了30年,提起村里的变化,她说:“我们心里盼着改造,盼望着街道变得干净、漂亮。”何泽香回忆,没有改造前的土路又窄又脏,村民们私建的猪圈、厕所散落在村间,一下雨车都进不来。“现在村里的环境和以前大不一样了,给儿子娶媳妇都比以前容易多了。”

经过多年的发展,廊坊市广大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,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有着更高的要求。回应农民的呼声,适应农民需求,去年,廊坊市启动了历时3年的农村面貌改造提升工程。

农村面貌改造提升千头万绪,从哪里入手?廊坊提出规划先行。

胡庆军是屈家营村党支部书记,他感到农村面貌的改造不是简单追求形式上的美观,不能忽略农民的承受能力,也不能盲目改变原有的乡村田园风光。“说到底,这是农民自己的‘家园’,要尊重农民的意愿,做好规划,我们才能打造独具魅力的屈家营村。”



河北省永清县韩村镇九兴区是由8个村街通过撤村并居兴建的新农民社区,占地949亩。目前3个村街的农民已搬入新社区。

本报记者 杜芳摄



河北省固安县屈家营村的街道宽阔平整,村里大部分水泥路面都进行了硬化,花坛里栽种了各种花草树木,一眼望去,美观整洁,古朴幽静。本报记者 张雪摄

农村面貌的改造提升需要因地制宜,在尊重农民的基础上考虑村庄的长期发展,真正的美丽乡村既要保持田园风光,又要增加现代设施,同时传承优秀文化。做到这些并不容易,离不开科学合理的规划。为此,廊坊市委书记王晓东提出,在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中,要坚持规划先行,不规划不建设、不规划不施工。目前,全市428个省级重点村已全部完成规划文本制作和规划评审。

“我们根据村街发展实际,选择了分层次、按类型有力有序推进的战略。”廊坊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马江水说,按照规划,廊坊市将所有行政村的改造分为了重点村、精品村、达标村三个类型,分别按标准推进。

“村里对改变村容村貌的热情很高,但普遍的问题是村集体经济实力不强。”——

### 要创新机制

廊坊全市有超过3000个行政村,打赢农村面貌改造提升攻坚战的任务艰巨。

“村里对改变村容村貌的热情很高,但普遍的问题是村集体经济实力不强。”永清县韩村镇人大主席于建设说。囊中羞涩是很多村街“改头换面”的现实困难。

钱从哪里来?马江水介绍,一方面,加大财政投入力度,今年廊坊市级财政拿出2.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,这是廊坊历史上对农村单项行动投入最大、最集中的一次。另一方面,加大资金整合力度,截至4月底,17个市直相关部门已整合落实涉农项目资金24项,总额达1.9亿元。“今年年底,我们要评出20个市级精品村和15个先进乡镇,分别给予100万元奖励。通过‘以奖代补’的方式,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。”

然而,农村面貌的改造,仅靠财政投入还不够。“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,但并不意味政府包办,而应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。”廊坊市长冯慧表示。为此,廊坊市不断鼓励引导社会投入,注重市场化运作,尝试村企合作筹集资金等方式,形成了多渠道、全方位支持改造提升行动的工作合力。

面对现实困难,各地也在探索各自的推进模式。

在永清县韩村镇九兴区漂亮的街心花园,记者见到了正在乘凉的刘德明老人。“我原来是张常沈村村民,家里有5间平房。现在搬进了九兴区的新房子,楼上楼下200平方米。建设新房子一分钱没花,旧房子

折价后,还剩下了几千元。”为了更好地推进新农村建设,改变农村旧环境,韩村镇实施了“并村联建”的方式,把分布相邻、规模较小的8个村统一规划搬迁,集中建设新型农村社区“九兴区”。8个村农民在新社区建新房子的钱来自老房子的折价等。

“九兴区”建成后,村庄占地由原来的2292亩减少到949亩,节约土地1343亩,有效解决了“城镇建设没有地,农村改造没有钱”的问题。

“一方面,我们要继续做强合作社,另一方面,我们要继续改变村庄环境。”——

### 靠产业支撑

农村面貌改造提升工程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,但要真正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,还要发展农村经济,培育优势产业,以业为根,增加农民收入,这也是强化农村面貌改造提升的内生动力和经济基础。

安次区杨税务乡孟村是远近闻名的瓜果种植特色村。经过20多年的努力,现在全村在2400亩耕地上建起了2000亩大棚。“村民富了,改变生活环境的愿望也就强烈了。”孟村党支部书记朱静平说。

2011年,孟村投资130万元完成了全村所有田间路的硬化,投资60万元对村内自来水管网进行了升级改造,达到了全天候供水;去年,村里又陆续对村内各条道路进行了硬化,修建了沿街花墙等设施。

“一方面,我们要继续做强合作社,带着村民增收致富,另一方面,我们要继续改变村庄环境,让村民住得舒心。内外齐发力,才能带领大家过上真正富裕幸福的日子。”朱静平说。

对于面貌一新的九兴区,现在韩村镇考虑最多的是它的后续发展问题。“我们根据全镇产业发展规划,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了绿野仙庄、大千世界森林温泉度假村等16个旅游服务项目,这些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就业岗位4580个。”于建设说,韩村镇还将深挖现有的农产品资源、独特的文化资源,发展农业观光、农家接待等乡村旅游产业,使工资收入、自主经营收入、农业旅游收入等成为农民收入的主渠道。

调查显示,通过在133个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重点村和530个新民居建设示范村率先实践,引导扶持,廊坊市已启动实施一产项目28个、二产项目445个、三产项目321个,总投资157亿元,带动了2.1万农户增收致富。

## 连线

背景:河北省固安县屈家营村,是冀中平原上不起眼的小乡村,却流淌着具有600多年历史的风格纯正的古乐文化。

屈家营音乐会创于元明之际,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。因为主要靠管子演奏,用笙和奏,故也称笙管乐。作为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音乐之一,屈家营古乐与西安仿唐乐舞、湖北编钟乐、北京智化寺古乐并称为中国四大古乐,被誉为“音乐活化石”。

本报记者

屈家营村东头有一处非常显眼的仿古建筑,那就是屈家营音乐堂“乐圣苑”。由农民组成的屈家营音乐会在音乐堂有定期的演出。走进屈家营,处处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古乐气息。

杜芳

屈家营伴随着古乐而生,如今又因古乐而兴。依托传统文化瑰宝,屈家营在2008年确立了打造古乐之乡的发展目标。屈家营围绕古乐,提出培养一支队伍、建设一个阵地、形成一个产业。

“村里演奏古乐的老人已经不多,年轻人又出去打工了,学习的人难找。虽然如此,演奏了几百年的音乐不能丢。”屈家营音乐会会长胡国庆说。胡国庆已经60多岁了,是村里少数几个还能读懂古乐乐谱“工尺谱”的人之一。他的音乐班子共有20个成员,有一半人年龄在60岁以上。他们白天下地干活,晚上抽出一个小时练习。没有专门的培训,村民们就靠着口传心授演绎传承。

为了充分开发利用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,屈家营将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、农历七月十五等定为活动日,在音乐堂演奏传统古乐。堂会之后,乐手还要绕着村子边走边演奏,每每经过村里的主要道路,都能吸引大量村民沿途观看。

2008年,屈家营音乐会与中宏集团合作,引入了现代企业的一些管理方式和市场化运作。一个民间乡村音乐团体开始走进北京等大城市,并积极参加国内外音乐盛会。

如今,屈家营村的古乐重放光芒,吸引多方关注,国内外的音乐专业人士来了,邀约企业来了,游客也来了。“现在我们正在和一大企业谈合作,准备依托村里的古乐文化发展乡村旅游。我们要以‘屈家营古乐’为切入点大力发展文化产业,用好‘屈家营古乐’这个品牌。”屈家营村党支部书记胡庆军说。

“现在已经有好多天南海北的人来听古乐。以后村里旅游业真正发展起来了,音乐会将会天天演出。”胡国庆说。

屈家营的新农村建设红红火火地进行着,新村文化也在慢慢积淀。屈家营音乐堂被翻新了,音乐堂两侧新建了两个展厅,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乐器被放置在展厅中,静静地述说着这个古乐小村不一般的历史。



河北省固安县屈家营音乐堂古香古色,由农民组成的屈家营音乐会每年在这里有定期的演出。屈家营古乐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音乐之一,源于佛教寺院音乐,是宋元以来南北音乐交流的产物,既有北方音乐的古朴粗犷,又兼备南方音乐的婉转清幽。本报记者 杜芳摄

# 农地种树,我们将无处“乘凉”

瞿长福

农地上种树周期长,市场也未必总如想象得那样好。前些年苗木行情走高,导致了一些人一哄而上,但随着市场的饱和,这种状况未必持久。

按照谷物基本自给、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战略,我国的水稻面积要大体稳定在4.5亿亩以上、小麦3.4亿亩以上、玉米5.45亿亩以上。我国耕地面积约20.3077亿亩,已经应种尽种。因此,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,守住粮食播种面积16亿亩以上、谷物播种面积14亿亩,已是我们的底线。

在一些农区采访,发现许多农地变成了苗木基地,有时候车窗外长达一二十里的农地上都是或高或矮、或疏或密的各色林木。有的县区动辄十万亩、二十万亩农地变林地,以此打造特色支柱产业。

农地上种树,历来是严格禁止的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和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都有明确规定,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。但现在,这种行为不仅未根本制止,反而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。为什么会这样?

回答这一问题,可以从农地种树的几波风浪谈起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,我国粮食生产连年快速增长,形成短暂的丰年有余,一些地方出现卖粮难,导致部分地区农户在承包地上种树。进入21世纪,在发展高效经济作物促进农民增收的带动下,一些地方出现动员甚至强迫农民不种粮食改种花卉苗木的现象。最近一波农地种树,就是在土地流转的推动下,一些地方通过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苗木。

从这几波农地种树的起伏可以看出,农

地上种树的直接原因是“钱惹的祸”。种一亩粮食的收入与种一亩苗木的收入孰大孰小,人人都看得出来。前几年“经营城市”之风盛行的时候,一亩苗木收入可以达到几十万。但透过“钱”的因素再看,造成农地种树的另一个原因,在于政府部门“看得见的手”没有发挥好作用。

第一波农地种树,政府部门没有解决好“卖粮难”,形成反推作用;第二波,有些地方片面理解高效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关系,推动了农地种树的发展;最近这一波,把土地流转简单化,有些地方只追求流转进度和流转规模,或者热衷于引进大公司流转,至于流转之后做什么、种什么,不监管、不过问。

因此,解决农地上种树,种树人和有关部门先要算好两笔账。第一笔账,要算经济账。农地上种树周期长,市场也未必总如想象得那样好。前些年因为城镇化的浪潮和楼堂馆所的需求,苗木花卉行情走高,导致了一些人一哄而上,但随着市场的饱和,这种状况未必持久。

第二笔账,也是更重要的,要算政治账、

算法账。农地上种树是违背法律的,我国的耕地数量不允许在农地上种树。从粮食需求增长来看,未来一段时期,我国每年新增人口700万左右,新增城镇人口1000多万,这样全国每年大体增加粮食需求200亿斤、肉类80万吨。以此估计,到2020年,粮食需求总量大约在1.4万亿斤,按照目前1.2万亿斤的产量基数,要保持年度产需基本平衡,每年至少要增产粮食300亿斤。

按照谷物基本自给、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战略,我国的水稻面积要大体稳定在4.5亿亩以上、小麦3.4亿亩以上、玉米5.45亿亩。我国耕地面积约20.3077亿亩,已经应种尽种,而且每年因工业化、城镇化等刚性用地要减少600万亩以上耕地。因此,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,守住粮食播种面积16亿亩以上、谷物播种面积14亿亩,已是我们的底线。

所以,算好这两笔账,将使我们认清保护农地的重要性与紧迫性,让我们的行为变得更加理性和负有责任。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。粮食安全了,我们才能“大树底下好乘凉”。农地种树将使我们无处“乘凉”。

# 大水缸“退休”了

本报记者 黄俊毅

家住宁夏西吉县城的李军霞,家中有4口大水缸。在需要挑水吃的农村,水缸是家庭必备储水之物,李军霞是吃自来水的城镇居民,要那么大水缸干啥呢?

原来,西吉县地处宁夏中南部旱区。以前,西吉县水源取自城郊葫芦河地下潜水,后因葫芦河断流,只得打了9口机井供水。近年来,地下水位剧降,从2004年开始,9口机井逐步干枯。县城只得分时段、分区供水。李军霞住在北山片区,经常一停水就是一个多月。为保证日常生活用水,西吉县城家家户户都准备了不少大水缸。李军霞全家4口人,准备了4口大水缸。4口大水缸还不够,她又买了7只大水桶。赶上有自来水的日子,她就打水缸、水桶全部灌满。

不过,最近李军霞家的大水缸、大水桶全部“光荣退休”了。两年前,宁夏启动中南部地区城乡饮水安全水源工程,开挖74公里输水线,将六盘山东麓水量丰沛的泾河汛期富余水量,调到西吉、原州、彭阳等干旱区。前不久,西吉段完工,引来了清洁的泾河水。现在,西吉县城24小时供水。家家户户储水的水缸、水桶,自然可以“功成身退”了。

本版编辑 李亮